



儿时的端午节

□ 张治云



儿时,特别期盼端午节。因为,端午节能吃粽子。

端午节的前几天,奶奶早早地就泡好软米(也称黄软米)和软桃黍(即糯高粱米),必须一天换一次水,预防发酵发酸。

端午节的前一天,奶奶约了对门和斜对门的老姐妹,三人品字形围坐在院子里的柏树下,呼吸着从墙角弥漫而来玫瑰花的馥郁芳香,聆听着从头顶柏树枝叶中传来的悦耳鸟鸣,一边聊天,一边包粽子。这一代家庭主妇们灵巧的双手,不仅是做针线活儿的能手,还是烹饪农家饭菜的高手。包粽子是个技术活儿,首先要包出棱角分明的形状。同时,包扎的松紧度亦很有讲究,包紧了,容易出现煮不软的问题。包松了,则容易被煮散了,煮成一锅粥。所以,在一年一度的包粽子才艺展示活动中,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们总会相约在一起共同切磋技艺。因为,端午节还有走亲戚的风俗,亲朋好友都要相互品尝各

家粽子的味道。

粽叶是从小商贩那里买来的。沁源县气温偏低,端午时节粽叶还长不大。绑粽子的绳儿是从河边或田间道路旁割回来的马莲草。马莲捆粽子,这是传承数千年的文化遗产,至今仍然是识别粽子是否正宗的一个显著标志。

人们吃粽子,就是要咀嚼糯米香、红枣香、粽叶香、马莲香、柴火灶香,那种大自然之美与厚重的历史文化之美交融在一起,经过一晚上文火焖煮出来的粽子,不仅是味蕾的享受,更是精神的熏陶。然而,当今有些商家用线绳甚至尼龙绳捆绑粽子,用柴油炉或煤气炉煮粽子,这种粽子,与传统的粽子已经相去甚远。

端午节的早晨,透过老宅的窗户,远远地看见县城东边山头,雾霭升腾,晨曦辉映。这时,奶奶会给我手腕和脚腕系上五色线绳。而后,爷爷领着我往县城西边的石人圪嘴方向去采艾草。城里的人不约而同都往石人圪嘴去采

艾草。羊肠小道上,人们排着长队,谈天说地,兴趣盎然,朝着一个方向前行,好像那座山梁就是专门给城里人供应艾草似的。

艾草有扶正祛邪的功效。屈原有诗云:“户服艾以盈要兮,谓幽兰其不可佩”。据说,端午节这天采来的艾草功效最强。于是,家家户户都要在门框上插几枝艾草,就和贴门神一样虔诚。艾草确实有驱蚊功效。夏天的夜晚,人们在院子里纳凉,总会点燃一根艾草辫子,袅袅而升的烟气瞬间将蚊蝇驱远。抽旱烟的人们,也会随身带一根艾草辫子,既可做燃具,又可熏蚊子,还有艾灸的作用,真是一举多得。

从山上采艾草回来后,一进院子就闻到诱人的粽香。马上就能吃粽子了。我早已饥肠辘辘,垂涎欲滴。奶奶将大软米、桃黍米两种粽子剥去粽叶,盛在碗中,撒上自己腌制的玫瑰糖(院子墙角种着玫瑰花,奶奶每年都要用红糖、白糖腌制两罐玫瑰糖,专门用于端

午节吃粽子、中秋节烤月饼、春节蒸糖糕),粽子独特的香味与玫瑰糖独特的甜味,给我带来如痴如醉的味觉冲击。我们坐在小炕桌周围,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别有风味的玫瑰糖粽子,一边聆听爷爷讲述屈原的故事。

两千多年来,屈原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,纪念屈原的粽子也历久弥香。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诗句一直激励着我。

记得1985年端午节早晨,我在市郊石子河边采艾草时,随感而发,吟诵小诗一首——《端午节感赋》:

屈原千载名,
粟粽万古香。
国家兴与衰,
肝胆照汨江。

2006年,我曾专程赴京拜访著名雕塑大师钱绍武老先生,并请他赐我墨宝。老先生欣然命笔,泼墨挥毫,将我的这首《端午节感赋》绘就为钱体书法,我一直悬挂在书房,作为人生的座右铭。



麦香深处是故乡

□ 李苏海

五月的骄阳如同被点燃的赤焰,将大地烘烤得灼热滚烫。连续几日38摄氏度的高温,像是给大地扣上了烧红的铁锅,连掠过树梢的风都裹挟着灼人的热浪。麦穗在烈日下愈发金黄饱满,沉甸甸地垂向土地,仿佛轻轻一碰,就能溢出醇厚的麦香,急不可待地要奔赴这场丰收的盛宴。

踏入麦田的刹那,浓郁的麦香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。这香气是阳光、泥土与时光共同酿成的陈酿,混合着成熟谷物特有的质朴与踏实。深吸一口,醇厚的芬芳沁人心脾,恍惚间,连呼吸都染上了金色的暖意。麦香里藏着土地的深情,蕴含着农人们三百个日夜的守望,更凝结着无数滴滚烫的汗水。

站在翻滚的麦浪间,儿时麦收的记忆如潮水般漫过心田。天还未破晓,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便撕破了村庄的寂静:“他婶子,快来搭把手!”“大哥,今儿得麻烦你帮着割麦子了!”为了赶在暴雨前完成收割,家家户户敞开院门,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纷纷响应。父亲总提前备好几捆醇香的早烟,母亲则把刚出锅的白面馒头、腌好的脆生生的咸菜装满竹篮,遇见谁家缺人手,便热情地递上吃食。

田间地头,镰刀在晨光中翻飞。父亲弓着腰,脊背弯成坚实的弧线,锋利的镰刀划过麦秆,发出“唰唰”的脆响,一茬茬麦子整齐倒下;母亲紧随其后,双手翻飞如蝶,将麦子

捆扎成紧实的麦捆。汗水顺着他们晒得黝黑的脸颊滑落,在阳光下折射出晶莹的光,很快浸透了粗布衣衫。我站在田埂上,望着大人们在烈日下忙碌的身影,忽然读懂了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沉重。原来每一粒粮食,都是农人们用汗水浇灌、用岁月孕育的生命结晶。

麦收时节最热闹的当属村头的麦场。全村唯一那台铁壳脱粒机,是懂维修技术的栗迎春咬着牙购置的“宝贝疙瘩”。机器往麦场中央一搁,坚硬的外壳在烈日下泛着明亮的红光,轰鸣声响起时,连树梢的麻雀都惊得扑棱棱乱飞。天不亮,各家各户就推着装满麦子的两轮排子车和独轮车来排队,麦场边很快蜿蜒出一条金色的长龙。

男人们蹲在车辕上,叼着烟袋谈论着今年的收成,烟锅里的火星在晨光中忽明忽暗;女人们围坐在草垛旁,一边纳着鞋底,一边唠着家常,不时抬头张望脱粒机的进度。轮到谁家打麦子,全家老小便如临战场般默契配合:父亲和叔伯们喊着号子,将麦捆抬上传送带;母亲和婶子们守在出口处,手脚利落地清走脱完粒的麦秸。机器偶尔“突突”两声罢工,师傅便卷着袖子钻到机器底下,沾满机油的双手在齿轮间灵巧穿梭,不一会儿,机器又重新发出欢快的轰鸣。

我们这些孩子最盼着机器出故障的间隙。几个小脑

袋偷偷凑到脱粒机出口,看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而下,在帆布上堆成金灿灿的小山。赤脚踩进麦粒堆,感受着颗粒从脚趾缝间滑过的奇妙触感,偶尔被大人发现,少不了挨几句笑骂,却还是偷偷抓上一把麦粒塞进嘴里,嚼得“咯吱咯吱”响。清甜的麦香混着口水在舌尖漾开,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滋味。

风掠过金黄麦浪,掀起层层涌动的绸缎。我伫立田埂,恍惚又见两道佝偻的身影躬身穿梭,镰刀划过秸秆的沙沙声与记忆重叠。麦芒刺破掌心微痛里,藏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;蒸腾暑气中,母亲鬓角的汗珠折射着阳光,在时光深处碎成点点星辰。湿润的麦香裹着泥土腥甜漫过鼻尖,温热的泪水瞬间漫上眼眶——那些浸透汗水的麦收清晨,田埂上递来的粗瓷凉茶,早已化作岁月琥珀里永不褪色的纹路。

麦香深处藏着岁月的褶皱。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父母的脊梁,却撑起我无忧的童年;邻里互借农具的吆喝声,在麦垛旁织就温暖的人间烟火。如今麦浪依旧翻涌,田垄却只余斜阳拉长的影子。每一缕麦香都是故乡寄来的信笺,墨迹里晕染着土地的厚重,写满平凡岁月里最动人的故事。麦香深处,不仅有丰收的喜悦,更镌刻着父母的养育之恩、乡亲的脉脉温情,以及永远留在心底的故乡印记。



张青波 绘

品茶

□ 郭亚舒

朋友从老家回来,给我送来一罐家乡的特产秋茶,独有一番清雅,令人闻香而动。

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的铁观音是茶中极品,色泽青褐素洁,叶芽卷曲秀丽,美如观音。拈上一撮秋茶叶,放入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中,缓缓地将刚烧好的白开水冲下。在氤氲的茶雾中,只见,尖削挺秀,大小匀齐的嫩芽竖立在杯底,幽幽兰花之香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不禁啜饮一口杯中的茶水,顿觉满口清鲜含香,甚是舒心。再饮,甘润生津,沉香留齿,在胸中弥漫开来,徐徐不绝,回味无穷。

春水秋露香,煎茶滋味长。秋茶是一汪清泉,一徐清风,令人安静恬淡。秋高气爽的日子,我们不妨放慢生活的节奏,约三五好友,在一方幽静的庭院,坐下,喝茶聊天,缓缓斟饮,细细品味,忘了世上宠辱得失,酸甜苦辣,心中宁静致远,从而进入一种“庭有山林趣,胸无尘俗思”的境界。

本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